金剛般若研習報告節錄（第一一一集）

請掀開經本二百五十七面，倒數第二行看起：

【就事作觀，觀其全非性有，只是假名。心中不存一絲之我，一絲之見。而行之於事，則遠離幻有之名相，深照本空之心性。此約即非是名之義，以除我見之修功也。知此，則凡無明煩惱等一切應銷除之事，其修功可以類推矣。】

這一段在我們實際修行用功上來講，是非常重要的開示，也是最好的原則，但是我們很難把它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如果要會用，功夫自然得力。要契入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標準，對這種人來講不是難事。《金剛經》的標準，是圓教初住菩薩，別教初地菩薩，這個標準很高，就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法身大士。法身大士，在禪宗裡面就是成佛，就是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，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諸佛就包括這些人在內，所以這個境界很高。因此，這個要領我們要懂，要能把它掌握住。能夠應用得上，當然是最好；用不上，我們可以學，盡量去學。

「事」是日常生活當中瑣碎之事、點點滴滴，前面所舉的，一舉手、一低頭，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就在這些事相上去看，「作觀」就是觀察，在這些事相上觀察。觀察什麼？觀察它的真相。它的真相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即非是名」。你這一觀察，體沒有，空寂的，「全非性有」，真如本性裡頭沒有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都沒有。那個性是真正的自己，禪宗裡面所謂的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本來面目是什麼？就是自己的真性，真心本性是真正的自己，真正自己裡面沒

有這些假相，這是叫你要懂得。

心中不存一絲之我，那麼這個「我」就是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四相都是從我相裡頭變現出來的，我是四相的根本，我沒有了，四相都破了。一絲之見，見就是四見，四見也從我見生的，我見要是沒有了，四見就沒有了。四相、四見破了就是法身大士，就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。

不再有一絲毫的我相，不再有一絲毫的我見。我相跟我見合起來，就是我執，我執沒有了。不但我執沒有了，法執也沒有了。哪些是法執？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是法執，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是法執。所以說四相、四見裡頭包含了我法二執，了解事實真相，真的放下了，不再執著了。

而行於事，事是跟一切眾生和光同塵，這個意思要懂、要清楚。也就是說諸佛菩薩跟我們在一起，我們一起吃飯、一起穿衣服、一起生活、一起工作，他跟我們差別在哪裡？他沒有四相、沒有四見，並沒有離開我們的生活。就像釋迦牟尼佛在本經開端示現的，釋迦牟尼佛也著衣持缽，到舍衛大城乞食，這是而行於事。須菩提尊者看到釋迦牟尼佛到舍衛城去托缽去的時候，讚歎「希有世尊」！讚歎什麼？釋迦牟尼佛有其事，沒有見，沒有我。一絲毫的我相沒有，一絲毫的我見沒有，這才讚歎「希有世尊」！我們學佛在哪裡學？在這個地方學。你要是學會了，你的生活充滿了智慧。

「則遠離幻有之名相，深照本空之心性。」諸佛菩薩，所以我們不要說諸佛菩薩，在中國古代，特別是禪宗，禪宗《語錄》裡面，記

載得很清楚而且很多，開悟的人，這個悟不是小悟，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人，他悟了之後，那個生活境界就自在，所謂是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」。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就是此地講的「觀其全非性有，只是假名」。

「此約即非是名之義」，你看《金剛經》上佛用這個句子用得太多太多，「即非是名」。原來「即非是名」這四個字，就是叫我們時時刻刻提起觀照的功夫；你能提得起來，你在一切事相裡面就不會迷，就不會執著。「以除我見之修功」，修是修行，功是功夫。修行，行是錯誤的行為，我們以前不知道這一切現象的真相，以為一切現象是實實在在存在，是真有，不曉得它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。

知此，這是你真的知道，真明白了。無明煩惱等等一切應該消的事，應該消除的，應該要斷掉的，應該要放下的，你自自然然就曉得怎樣去做。原理原則是一個，以此類推，所有一切解決的方法我們統統得到了。實在講，《金剛經》也是世尊跟須菩提尊者示現表演給我們看，裡面有理論、有方法，也帶表演，我們要細心去體會。

【世尊教以直照本來無我無見之心源。不但我見無，即無我之見亦無，於是乎我見之蹤影全無矣，直捷痛快，孰逾於此，妙而且要耳。】

這一段不但是讚歎世尊教學的善巧，實際上更深一層，把無我之見這個念頭也把它空掉。我見無，我見無這個念頭還有沒有？也沒有，也是假的，那才叫乾淨。如果有個人說四相四見我都破了，試問問他破了沒有？他心裡面還有一個「四相四見我都破了」，你說糟糕不糟糕！這就不行了。我們讀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

如果你要是執著本來無一物，已經有了一物，有了一個「本來無一物」。這個念頭確實沒有，所以佛教給我們的方法，直截了當，觀照本來無我、無見的真心本性。

「直捷痛快」，沒有能夠超過這樣的教學，所以這種教學法妙，不但妙而且要，簡單扼要。這個「要」，有很多意思在裡頭，也可以說是最重要，也可以說是最精要，也可以說是簡單扼要。所以這一段不但是讚歎世尊教學的善巧方便，而且真正是窮盡諸法的根源。我們再看底下這一段，第十三段：

【即非，為除我見之絕妙修功。故即非我見一語，並非但令作觀，觀照性空，乃是教令振作精神，毅然決然，極力將我見等一腳踢翻，從根本上，不承認自性中有此我人等見。即非二字，當如是體會。】

佛在這個經裡面「即非是名」說了多少句，有幾個人有這樣深刻的體會？如果沒有這麼深的體會，說實在的話，《金剛經》念了叫白念，不得受用。

《金剛經》即非是名，這個說法意思真的是無盡的深廣。我們在此地看到的，從小乘須陀洹到等覺菩薩，你要說他們用的是什麼功夫？就是即非是名。這四個字，從初信位一直到等覺位全部都包括，他修的就是這個；離相，修清淨心。

所以這句話，不但是教我們作觀，作觀就是改變我們的看法，改變我們的想法，我們過去的看法、想法錯了，體會佛在《金剛經》講的道理，講的事實真相，我們在生活當中點點滴滴裡面去觀察、去體會，去肯定它，這叫做作觀，這就是講的觀照功夫，觀照性空，觀照

相是虛妄的。如果只有這一層，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消極的修行方法。看底下這一段，他不但有消極的一面，他還有積極的一面。積極的是振作精神，毅然決然，把我見、我相，也就是阿賴耶的見分跟相分，徹底把它推翻，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絕不承認。為什麼不承認？清淨心中、真如本性裡頭沒有這個東西，確確實實沒有。

【當知自性是真實體】

真就決定不妄，實是決定不虛。所以大乘經裡面講「我」，那個我不是這個身。大乘經上講的心，不是我們思惟想像的這個心。真正的我、真正的心是什麼樣子？實實在在給諸位說，真正的心有，不是沒有，真有。真正的我也有，常樂我淨四淨德，怎麼會沒有？真有。「常」是永遠不變。「樂」是決定沒有苦受，苦就是佛法裡面講的苦樂憂喜捨，這五種受都不正常的，都是假的，離開這五種受那叫樂。所以它那個樂不是苦樂的樂；苦樂之樂也要擺開，那才有真樂。西方極樂世界的樂是真樂，不是苦樂相對的樂。苦樂相對的樂，那是煩惱，那不是真樂。「我」是主宰，自己真正做得了主，「我」是主宰的意思。「淨」是清淨。常樂我淨，決定沒有一絲毫的污染。不但心裡沒有污染，身跟境界上都沒有污染。

【無明是虛妄相】

什麼叫做無明？明是明瞭，明瞭宇宙人生一切萬法的真相。如果對事實真相不明瞭，就叫做無明。換句話說，無明就是迷，迷失了真相叫無明。迷了之後他就打妄想，迷了以後他就動。所以諸位要知道，無明是動相，覺是不動的。覺心不動，無明是動相。

無明是虛妄的，虛妄不會生成真實，所生的還是虛妄。

【一真一妄，雖無始來，和合為一，實則表合裡不合。】

這個事情佛在經上也說得很多，真妄不二，性相一如，佛這個話說得很多。佛有沒有說錯？沒有說錯。這是什麼？就事論事。事相上確確實實是這個樣子，可是再深入地分析，那就不一樣。深入地分析，那就是所謂「表合裡不合」。假如表裡都合的時候，我們還要修什麼行？我們不就都成佛了嗎？就不必修了。實在的說表合裡不合，這就是講的雖無住，還得要生心。如果他真的要是表裡都合的話，無住就好了，不用再生心了，說生心不就多餘的？它有這個道理在。本不相應，各不相涉。這是更深入一層去觀察，真妄不是真的和合，不是真的一如。不是真和合，佛說和合；不是真一如，佛說一如。那是講什麼？所有一切現相的存在，它的時間是極短的，等於沒有，是從這個地方來講的。

【《圓覺經》云：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。】

佛在《圓覺經》上有這麼一段話。無明是十法界依正莊嚴發生的第一個因，如果我們找這個世界從哪裡來的？生命從哪裡來的？最初的原因就是無明，無明是十法界依正莊嚴第一個原因。它不是真的，它沒有自體。沒有自體，怎麼來的？因緣所生。這是佛法裡講的緣起，它是因緣生法。凡是因緣生法，沒有自性，沒有自體，沒有自體是空的，所以緣起性空：性是講體，他沒有自體，緣起性空。凡是因緣生法都沒有自體，所以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這是事實真相。下面一個比喻說：

【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於醒，了無所得。】

這也正是古德所謂的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永嘉大師在《證道歌》上這樣說的，十法界依正莊嚴不限於六道，十法界都是一個夢境，六道是惡夢，四聖法界是美夢，都是夢中境界，不是真的。

【學佛首須信此，入道乃得其門。】

現在學佛的人很多，因為科技的發達，印刷術的便利，學佛已經變成社會上很時髦的風氣。有沒有入門？沒有，都變成門外漢。不但沒入門，把佛法學錯了，搞偏差了，大有人在。為什麼他不能入門？不了解事實真相。所以《金剛經》正是江味農老居士所說的話，不能不講，不能不細講。

此地入道、入門，這個門道的標準相當高，不是普通的標準，是法身大士的標準，圓教初住菩薩的標準，此地講入道跟入門是這個標準。

【妄心之起，即由正念之鬆。】

妄心怎麼起來的？我們不往深處說，也不必往高位次說，就是我們自己的境界，現前在日常生活當中。過去我們不曉得什麼叫正念，這一次在《金剛經》上這樣講過，知道什麼叫正念。抓住《金剛經》上的兩句話，正念就分明了。哪兩句話？「三心不可得」，「諸法空相」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對人對事對物，都知道肯定三心不可得、萬法皆空，這個念是正念。你的心多清淨，你不會染著。但是這個念頭一鬆，麻煩來了，老毛病、老習氣立刻就現行，又打妄想，又分別

執著了，一鬆就不行。什麼叫用功？這叫用功夫，鬆不得，這叫觀照。念佛人時時刻刻提起這一句佛號，可是這一句佛號提起來，這一句阿彌陀佛，要曉得三心不可得、萬法皆空，這個佛號才管用，功夫才得力。如果不曉得三心不可得、萬法皆空，一句阿彌陀佛，念頭裡面還貪著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這個佛號雖然念，念得再多，沒有功夫，不得力。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為什麼少？放不下！不但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是空的、假的，最貼近的這個身心是假的、空的，不可得。要在這裡看透，這看破了；要在這個地方放下，徹底放下，真放下了。

如果在這一句裡面提不起正念，《金剛經》上句子很多，句句都可以拿來做我們觀照的正念。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你能夠常作如是觀，行！這是正念。然後一句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因為你曉得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你這個心就涼了；涼了就醒過來了，清醒了。這一句話提醒你，讓你頭腦清新不再迷惑；再一句佛號的時候求生淨土，決定往生。往生不但脫離六道，脫離十法界，這是無比的希有殊勝。

由此可知，正念不能鬆，要提高警覺，高度的警覺。這一鬆怎麼樣？這一生出離六道的機會又失掉了，這是真正可怕，世間沒有比這個事情可怕。生死不可怕，這個才是真叫可怕，所以決定鬆不得。印光大師不但勸人，自己修行也如此，常常把死貼在額頭。我到蘇州看印光法師的關房，他老人家晚年都住在那個地方。那個房子很簡陋，小佛堂一點點大，裡面什麼陳設都沒有，聽說就保持印光法師原來那

個樣子，都沒有動。小佛堂很簡單，供的一個佛像，佛像上面，他老人家自己寫了一個字：死。警惕自己，死到臨頭怎麼辦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叫你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。什麼叫老實？一切放下才叫老實。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身心世界有一絲毫沒有放下，不老實。念佛是念佛了，不老實念佛，這個往生就不可靠了。所以老實的標準，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真正明瞭三心不可得，萬法皆空，都放下了，放下就沒事了，這就真老實；還有事，不老實。問你有沒有事情？我還有事，不老實；沒事才老實。你們想想：自己到底還有沒有事？往生自己有沒有把握？這是我們講到此地，正念。

【正念提起，妄念便無。】

妄念無，就是我剛才講的，沒事了，有事都是妄念。正念是事實真相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正念提起，妄念便無。

【乃自然之理，並非奇特。】

這個一點不希奇，自自然然的。由此可知，凡是妄想分別執著還沒有斷掉的，都是正念提不起來，功夫不得力。

【知幻即離，離即知幻，非兩事也。】

這兩句話是《圓覺經》上說的，我們前面也念過。幻是假的，夢幻泡影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你要知道一切有為法是夢幻泡影，你就再不執著了。可以受用，絕對不放在心上，你說那個多自在！就跟做夢一樣，夢裡面有好吃的可以照吃，有好玩的可以照玩，決定不執著，為什麼？假的、空的，所以在這裡面苦樂憂喜捨的受都沒有，它不是真的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。只要你知幻，你心就清淨

了。「離」就是心裡頭離妄想分別執著的念頭，這個念頭沒有了；不是叫你離開事，事沒有妨礙。這個是清涼在《華嚴經》上講，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沒有妨礙，礙的是你心裡的妄想分別執著，這個東西礙事。

離是離妄想分別執著，沒有了，心地清淨了。離才真正知道是幻。你知道幻的時候，你一定離了，心清淨了，離的時候才真正知道這是幻。《圓覺經》上講的知幻跟即離，要曉得它是一樁事情，我們通常講看破、放下，確確實實是一樁事情，非兩事也。

【此是除妄最直捷、最扼要之方法。】

《圓覺經》上這兩句說得也是乾淨俐落、簡單明瞭，可以用它來做《金剛經》的註解。

【時時如此覺照，不少放逸，我見從何而起耶。】

這句句都是真實話。